

# 英汉移就修辞格的标记性特征及其修辞效应

黄 湘

(南华大学 湖南 衡阳 421001)

【内容摘要】移就是英汉两种语言中都常见的一种修辞现象。本文尝试通过一些典型的例子对英汉移就修辞格的标记性特征和修辞效应以及一些相关问题做一探讨。

【关键词】英语 汉语 移就 标记性特征 修辞效应

中图分类号 H3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1)01-0174-03

## 一、引言

移就(英语的对应名称为 trans-ferred epithet 或 hypallage),又称移就修辞格或修饰语移植,是英汉两种语言中都常见的一种修辞现象。按照《辞海》的定义,甲乙两项相关联,就把原属于形容甲事物的修饰语移属于乙事物,通常是把形容人的修饰语移用于物,如在“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李煜《相见欢》)”中,“寂寞”原是形容人的,移用于“梧桐”,这就是移就。英语中也有很多类似的用法,例如:

例1 He lay all night on his sleep-less pillow.当晚他躺在床上,彻夜未眠。sleepless(不眠的)本属于人,此例移用于pillow(枕头),与上述汉语例子中用“寂寞”去描写“梧桐”的手段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同样属于移就。美国语言学家戴维·格兰布斯(David Grambs,1990)对移就所下的定义是“为了简洁或生动之目的,通过诸如将形容词修饰语移至一个出人预料的位置,而使语句的两个成分错位或临时组合”。由此可见,移就是特殊语言环境中词语搭配的一种临时迁就,是一种颇具特色的修辞手法,也是一种超乎常规的特殊的语言变异现象(季鑫华,2000)。作为一种超乎常规的语言现象和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学修辞手法,移就不仅在文学作品中广泛使用,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时用到,因此,长久以来移就一直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相关论文不胜枚举,但大都集中在对其定义、分类、形成规则以及翻译等的研究方面,而对英汉移就修辞格的标记性特征及其修辞效应进行研究的论文则不多见。基于此,本文尝试另辟蹊径,通过一些典型的例子对英汉移就修辞格的标记性特征和修辞效应以及一些相关问题作一探讨,以期能对英汉语言学习者更好地理解移就,并对移就研究的不断丰富和完善有所裨益。

## 二、英汉移就修辞格的标记性特征

### (一)标记性的定义

什么是“标记性”?根据《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词典》的定义,“世界上的各种语言中,某些成分比其他的更基

本、更自然、更常见(是为无标记成分,这些其他的语言成分则称为有标记的)。”例如,汉语中的“诗人”、“秘书”、“护士”等是“无标记的”,而“女诗人”、“男秘书”、“男护士”等则是“有标记的”,这是因为诗人多为男性,而秘书、护士则多为女性,这是“更基本、更自然、更常见的”现象,无需特别思考就能得到的意义,是无区别性特征,因而是“无标记的”。对比之下,“女诗人”、“男秘书”、“男护士”等则与之相反,因此是“有标记的”。根据这一理论原则,从语义的搭配上说,“疲乏的人”、“孤独的音乐家”、“羞涩的初恋男女”、“寂寥的青年”等都是无标记的搭配,或者说是“无标记的”,而“疲乏的花生米”、“孤独的吉他”、“羞涩的恋爱故事”、“寂寥的青春”等都是有标记的搭配,或者说是“有标记的”。这就是标记性的定义和原理。标记性语义搭配往往能够起到一种文笔奇崛、别具匠心的“语境效果”,而英汉移就修辞格的修辞效应就是基于这种标记性的语义搭配。下面我们进一步探讨。

### (二)英汉移就修辞格的标记性特征

陈望道在中国修辞学的开山之作《修辞学发凡》一书中谈到“移就”的特征时曾经这样说过,在移就修辞格中,“我们常见的大概是把人类的性状移属于非人类的或无知的事物。”我们认为,这种“把人类的性状移属于非人类的或无知的事物”的移就修辞格可以称为移情类移就修辞格,或简称为移情类移就。

这种移就基于人们在世界中的体验和临近联想,即人们把人这一“主体”的知觉和情感投射到原本距离很远的客观事物或抽象事物的“客体”身上,从而形象地表达复杂的个人情感或主观心理感受,这就是英汉移情类移就修辞格的标记性特征,由于移情类移就修辞格在英汉移就修辞格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这也是英汉移就修辞格的标记性特征。这种标记性特征主要通过移人于物、移物于人和移甲物于乙物等三种方式表现。下面我们逐一探讨。

#### 1.移人于物

移人于物,又称移人属物或移情于物,指将说明人的修饰语移用于说明事物,也就是陈望道所说的“把人类的性状

\* 作者简介:黄湘(1955-),男,南华大学副教授,译审,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语言学、科技翻译。

移属于非人类的或无知的事物”，使事物带上人的情感，这是英汉移就修辞格最常见的表现手段。移人于物又可细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移人于具体事物，另一种是移人于抽象事物。下面我们分别探讨。

#### (1) 移人于具体事物

移人于具体事物又称移情于具体事物，指的是陈望道“把人类的性状移属于非人类的或无知的事物”中的第一类，即“非人类的……事物”。例如：

例2 辛媚和李梅亭吃几颗疲乏的花生米，灌半壶冷淡的茶，同出门找教育机关了。（钱钟书）

例3 你不要在玉石的底座上 / 塑造我简朴的形象 / 更不要陪孤独的吉他 / 把日历一页一页往回翻。（舒婷）

例4 Darrow had whispered, throwing a reassuring arm round my shoulder as we were waiting for the court to open. 我们等候开庭的时候，达罗搂着我的肩膀，低声叫我不必担心。

上述三例中，例1和例2分别将表示人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的“疲乏的”和表示心理状态的“孤独的”移属于具体事物“花生米”和“吉他”，使无生命的东西生命化，显示了鲜活生动的神韵；例3则将描写人的某种行为动作的reassuring（再次保证的，安慰的）移属于具体的人类身体部分arm（手臂），使之具有人的情感，从而使语言显得简洁生动，意蕴丰富。

#### (2) 移人于抽象事物

移人于抽象事物又称移情于抽象事物，指的是陈望道“把人类的性状移属于非人类的或无知的事物”中的第二类，即“无知的事物”。例如：

例5 在我的记忆中躲在角落里有段寂寥的青春。（刘樱子）

例6 Franklin Roosevelt listened with bright-eyed, smiling attention. 富兰克林·罗斯福面带微笑，目光炯炯，聚精会神地听着。

例5中的“寂寥的”和例6中的smiling（微笑的）一般都只用来表示人的性格和心境，然而作者却把它们移用来修饰抽象名词，即分别修饰“青春”和attention（注意），于是抽象的事物、情感和行为便染上了人的鲜活生命情态。

#### 2. 移物于人

移物于人，又称移物属人，指把原来形容修饰非人的或无知的事物的词语移用来说明人或人的感觉或行为，这是移人于物的移就修辞格的延伸和升华。例如：

例7 她们压倒了我听歌的盼望，这就成就了我的灰色的拒绝。（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例8 He occasionally even engages in electronic conversations with Apple users around the country. 他有时也通过互联网与全国各地的苹果机电脑用户通话。

例7中的“灰色”本是颜色词，作者将其用来修饰“拒绝”，将作者当时欲罢不能而又无可奈何的颓丧、消沉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例8中的electronic（电子的）本是修饰物理名词的，句中却移用来修饰conversations（谈话），从表面上看，两者似乎牛头不对马嘴，但从深层含义上看，却起到了一种出其不意的效果。

#### 3. 移甲物于乙物

移甲物于乙物，又称移物于物或移物属物，是指将属于非人的或无知的甲事物的性状移属于非人的或无知的乙事

物，无论是甲物还是乙物均既可为抽象事物，也可为具体事物，这同样是移人于物的移就修辞格的延伸和升华。例如：

例9 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鲁迅《祝福》）

例10：陈伊珍以她灿烂的音色和深层的理解惊动四座。（何为《第二次考试》）

例11 There used to be a lot of traffic accidents at the bottleneck of the road before it was taken place by the present highway cloverleaf junction. 在现在这座立交桥取代原来那个瓶颈般的路口之前，这里的交通事故频繁发生。

例9中的“沉重”本属触觉，却被用来描写视觉中的“晚云”，甲乙两物都是非人的或无知的事物，创造出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景。例10中的“灿烂”本是形容光彩美的形容词，适合于描写视觉，句中将其用来修饰“音色”，使音乐美和色彩美交融一处。例11中的bottleneck本义是指“瓶颈”，句中用来专指“形状如同瓶颈般狭窄的道路或路口”，是视觉上的修饰词转移到物体上的状态，也属于移甲物于乙物的修饰词的移情。总之，无论是移物与人还是移甲物于乙物都是那种更常见的移人于物的移就修辞格的延伸和升华，三者都是基于人们在世界中的体验和联想，即人们无意识地将外界具体的表象和行为同人类抽象的感觉或特征联系起来，从而形象地表达复杂的个人情感或主观心理感受，三者在修辞的功能和效果上一样鲜明、生动、出人意料，别有一番情趣，且有异曲同工之妙。

#### 三、英汉移就修辞格的修辞效应

英汉移就修辞格的修辞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陌生化效应，二是简洁凝练效应。下面我们分别详细探讨。

##### (一) 英汉移就修辞格的陌生化效应

“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是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V. Shklovsky）首先提出的一个诗学概念。在谈及这一概念时，什氏最初提出的是“自动化”和“反常化”这两个术语。在他看来，“自动化”是指“由于数次重复，由于习惯成自然，在经验中就会形成无意识，引起惯常化”的现象，“自动化”“散失了人之感受的无限丰富性和诗意性”。“反常化”经由英语转译后成为“陌生化”。按照M.H. Abrams的观点，“陌生化”是一种破坏习惯性的或“自动的”（automatic）感觉（作用）的手段。陌生化的立足点在于将事物“陌生化”的能力，即将事物用一种新的、出乎意料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能力。陌生化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人从自动化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唤起人们对事物的审美感受，充分发展人的诗意的丰富感觉。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使人感觉到事物，而不仅仅是知道事物，而要使人感觉到事物，必须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这种使对象陌生，或者使形式变得困难的关键在于“破坏日常的话语，使每日的感觉世界陌生化，更新读者失去的接受新鲜刺激的能力”，这需要有“从日常语言中的偏离（deviation from ordinary）”。英汉移就修辞格主要体现的就是这种“陌生化效应”，或者说“从日常语言中的偏离”的效果。下面我们仍以前面例举的例2、例3和例4来分别品味英汉移就修辞格的这种陌生化效应。

我们首先分析例2。如果我们按照“自动化”或“惯常化”的搭配将例2改写成“辛媚和李梅亭连日奔波，身心都

感到疲乏,此时他们吃几颗花生米,灌半壶茶,同出门找教育机关了。”那么这种行文不仅显得拖沓,而且会成为人人笔下都会出现的“习惯性”的“日常的话语”。这样的无标记的搭配由于其“习惯成自然”的“自动化”副效应,读者不会有任何“新鲜刺激”的感觉,因而也就难于唤起人们对事物的审美感受;反之,“吃几颗疲乏的花生米”和“灌半壶冷淡的茶”这一有标记性的陌生化搭配由于“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其涵义读者难以“自动”地立刻理解,需要思而得之,因而催生了含蓄不尽的审美效应,这就是古人所说的“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和“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含蓄效应。

我们再看例3,“更不要陪孤独的吉他”也可以改写成日常的话语“更不要孤独到只有一张吉他陪自己为伴”,然而,阅读这种毫无标记性、毫不“偏离”的平铺直叙的话语,读者的“感觉世界”也就不可能有“陌生化”的新鲜感,那种新颖生动、令人咀嚼的传神气韵也就随之荡然无存了。

例4的情况也是一样。Darrow had whispered, throwing a reassuring arm round my shoulder...open. 也可以改写成 Darrow had reassured me with an arm round my shoulder that everything was fine as we were waiting for the court open. 然而,将 a reassuring arm 和 reassured me with an arm 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前者属于有标记的“偏离性”的表达方式,它能给读者带来一种“陌生化”的新鲜感,因为按照常规,应该是 Darrow 在“安慰”(reassure)“我”,而不是“手臂”(arm)用“安慰”来修饰“手臂”,一种新颖生动、令人咀嚼的审美意味也就随之产生,而后者虽然也能达意,但这种毫无“偏离”的日常话语不能给读者带来任何“陌生化”的新鲜感,前者那种读者思而得知的余味也就无从谈起了。

## (二)英汉移就修辞格的简洁凝练效应

美国学者吉卜夫(G.K.Zipf)1935年在谈及行文的简洁效应时,曾提出过一条著名的“最省力法则”(law of least effort)。该法则后来又被称为“最省力原则”(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或“吉卜夫法则”(Zipf Law)。这一法则的核心就是要求说话者(包括写作者)在说话或写作时尽可能做到简洁凝练、言简意赅,而简洁凝练、言简意赅的原则则是“说话者(包括写作者)为了交际的成功所花的努力不超出必要的限度”。当然,这种以简洁为要义的经济行文原则并非吉卜夫所首创。实际上,中国古人早在千百年前就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例如,苏轼在《东坡文谈录》中所说的“意尽而言止”、刘知己在《史通》里所说的“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以及中国古代其他学者的“文贵简”、“简为文章尽境”、“立片言而居要”等说法无一不是对“吉卜夫法则”先知先觉的明证,只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中国古代学者尚缺少把这些论述上升为理论观点或法则的意识而已。由此看来,“文贵简”的观念为人类所共有,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如此。

现在我们以“吉卜夫法则”来分析英汉移就修辞格的简洁凝练效应。

我们首先仍以前面提到的例2和例8为例进行分析。例2中的“辛媚和李梅亭吃几颗疲乏的花生米”一句,如果按照常规的说法改写成“辛媚和李梅亭连日奔波,身心都感

到疲乏,此时他们吃几颗花生米……”,虽然也能达意,但与移就句相比,这种常规的说法除了因失去陌生化效应而平板枯燥、味同嚼蜡之外,还会让读者明显感到行文拖泥带水,令人不胜其烦。例8中的 electronic conversations 同样具有简洁凝练的效应。electronic conversations 的搭配看似不合情理,不合逻辑,却为人们所理解。作者用词经济,不落俗套,简练而又新颖。若代之以 conversations on the Internet,语言难免平淡啰嗦。

我们再看下面的例子:

例12 I must write one line out of my dreary bed .....I am not going to talk of my sufferings—it would be useless and painful.(E. C. Gaskell)

我必须从忧虑的床上爬起来写几个字……我不想谈我的苦痛——谈了也没有用,反倒令人痛心。

例12中的移就修辞格 dreary bed 同样简洁凝练,别出心裁。dreary 本来是修饰人的,如果作者不用移就修辞格,而用日常表达法,即用 dreary 来修饰 I,那么 I must write one line out of my dreary bed...一句恐怕就得写成 I must write one line out of my bed, but I cannot help feeling dreary and...,才能与后面的 I am not going to talk of my sufferings—it would be useless and painful 形成意义连贯的整体。这样一来,句子就需要增加6个单词。可见,日常表达法啰嗦繁芜,移就句凝练简洁,这是普遍的规律。

## 四、结束语

以上我们通过一些典型的例子对英汉移就修辞格的标记性特征和修辞效应以及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英汉移就修辞格的标记性特征和修辞效应当然还可以从其他一些方面进行解读、分析和研究,限于篇幅,我们就不多谈了。总之,作为一种超乎常规的语言现象和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学修辞手法,移就不仅在文学作品中广泛使用,在日常生活也不时用到,因此,长久以来移就一直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也一直是人们研究的对象。本文旨在为英汉移就修辞格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以帮助英汉语言学习者更好地理解英汉移就,从而帮助他们解决在移就使用和翻译上的一些问题,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本文的研究能有助于移就研究的不断丰富和完善。

参考文献:

- [1]高凤江.移就修辞格的理解与翻译[J].中国翻译,1990,(5):29~30.
- [2]将跃.英语移就中两种特殊的转移形式[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12):8~9.
- [3]李定坤.汉英辞格对比与翻译[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 [4]刘源甫.论移就修辞语义信息互动的形成和理解[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2):10~12.
- [5]汪火焰.英语移就修辞格及其翻译浅析[J].中国翻译,2001(6):30~34.
- [6]王昌岭.功能对等视角下英语移就格汉译策略研究[J].英语研究,2008(4):1~5.
- [7]张文庭,熊建国.英语修辞及惯用法[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